

# 周口航船史话

戴涛

在川汇区档案馆中,《川汇文史资料》2012年第5辑第五部分航运史话记录了周口漕运发展,即内河航运的时代背景、繁荣景象、衰败过程和再兴之路,反映周口因水运而兴、世代依傍水的历史。笔者翻阅后颇感兴趣,经检索周口档案,查阅相关资料,为大家揭开周口航船的历史。

颍河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水上舟船运输的记载,后航运逐步发展,明朝时期开始兴盛。据《海河史简编》载:“永乐成祖徙都燕京,漕运之局势又变,永乐元年(1403年)改运始用淮船,受三百石以上者由淮安入淮河、沙河、经太和至陈州颍岐口跃坡下,用线船可载二百石以上运至跃坡上,分别以大船人黄河,至阳新、八柳树等处,陆运入卫河,转运北京”。明永乐六年(1408年)明成祖采纳户部郁新奏言,开辟淮、颍、沙三河漕运,周口为漕运要道。明万历年间,航运又有所发展,埠口逐渐增多,商贾云集,施墙林立,周口成为淮河流域的物资集散中心之一。清顺治年间,沿沙河先后开辟了大渡口、小渡口、上下齐埠口、新渡口。恰如诗云,“万家灯火压江浦,千帆云集似汉皋。”就是明周口航运的最佳写照。

清末民初,平汉、津浦、陇海铁路相继建成通车,加之黄河多次决口,河道逐渐淤塞,航运开始衰落。这时,周口通商仍依赖水运,来往船只频繁,夏季民船总数在200~500只之间。据日本人编写的《支那省别全志·河南省》载:“1916年7月中旬,实地调查了在此地停泊的民船数,有170只,从事货物运输的大型民船施杆林立,这真正显示着周家口的繁华”。

据周口交通档案资料记录,建国初期周口还有农业船和企业船两种。农业船多在农闲时搞水上运输。企业船是周口部分工厂企业的专用船只,主要搞自货自运。据1960年6月的统计,周口港停靠的农业船有102只次、977个吨位,企业船32只次,320个吨位。

1982年,周口地区交通局编撰《周口地区交通史志资料汇编》中,记录:周口内河航运渡口船只数,西华21个渡口,29只船;商水12个渡口,16只船;淮阳12个渡口,16只船;项城4个渡口,5只船;沈丘13个渡口,25只船;周口1个渡口,1只船。计63个渡口,92只船。

上世纪50至80年代,周口船民聚集生活在船民新村,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新村逐渐消失。新村的位置就在老胜利桥北往东,也就是周口酒厂以东,面粉厂附近。

船舶的种类很多,在周口有哪些船

舶种类?说法不一,为此,笔者通过询问周口市海事局相关负责同志,走访周口的老船民,结合周口档案和相关资料,现把2000年之前周口的航船种类进行分类。

周口航船的种类有10多种,分为非机动船和机动船两大类。非机动船中,一是对联划。对联划由两个船体构成,前后一样的船连接成一只船。这种船在颍水上最常见,专门装载杂谷。每只对联划载重量为15吨至30吨,长20米至30米,宽1.2米至4米,深0.75米至1.2米,施杆2根至3根,使用长尾舵。上世纪70年代后,为便于机船拖带,改为无施舵式木驳船。

二是普梢。单船、单桅、卧舵,长10米至13.3米,宽2.7米至3.3米,深0.8米至1.2米,载重5吨至8吨,上世纪60年代消失。

三是划子。在各地基本一样,没有多大的差别。载客载货以载人为主,可载客10余人,虽然划子大,但装载不超过30担。

四是轮蒸子。航行于颍水的最大民船,载重20吨至50吨,多有两个施杆,吃水四英尺左右,头尾的高度有2米至

1米,主要装运杂谷。

五是瓶子。也叫平形船。它与普通民船小型轮蒸子相似,根据船体大小,装载量为10吨至25吨,是曾经沙颍河上最多的民船。

六是芒子。单船、单桅、卧舵,长10米至13.3米,宽2.7米至3.3米,深0.8米至1.2米,载重30吨至40吨,上世纪60年代消失。

七是长葛船。长17米至23米,宽2.7米至3米,深0.2米至0.7米,载重20吨至30吨,上世纪70年代消失。

八是多节船。以3节以上连接的船型,长20米至30米,载重50吨至100吨,宜走深水直河,便于拖带,上世纪60年代消失。

另外,还有爬山虎、驳船、排筏等各类型。以上几种船中的普梢、对联划、轮蒸子、瓶子、划子都是沙颍河上常见的民船。

机动船有挂浆机船、内装机船、拖船、油船、港监艇等种类,船体材料多为钢丝网水泥或钢质。装载能力:挂浆机船50吨至150吨,内装机船150吨至300吨,拖船功率88.2千瓦至168.5千瓦。②8



## 擦油的镰刀生了锈

王天瑞

绿肥红瘦,鸣蛙上岸,布谷高唱,黄鹂白鹭翩翩起舞。天气一天比一天热起来。老人和孩子不约而同地赶到树阴下谈天说地,逗趣玩乐。南风里洋溢着醉人的芳香。时令已经吹响了麦收前的冲锋号。如火如荼的麦忙时节正大踏步走来。

大槐树下,我见到了东头的陈婶。陈婶让我到她家去坐坐。于是,我就跟随陈婶走进了她的家。恰巧,陈叔正望着一堆镰刀发呆。我说,陈叔,干啥呢?陈叔看到我,很高兴,忙说,这几把镰刀都擦了油,为啥还会生锈哩?我数了数,一共九把镰刀,有的锈迹点点。我说,刀儿不用要生锈,防锈还要勤擦油。陈叔说,是这个理儿。陈叔准备再给镰刀擦擦油。

据说,人类自从种出麦子以后,就发明了镰刀。几千年来,镰刀就是农民收割庄稼的必备工具。镰刀与锄、犁、锹一样,都是我国古老农业文明的一个象征。然而,在季节交替与时序更迭中,尽管人们用燃烧的血和苦涩的泪把镰刀擦得锃亮,却依然驱赶不走饥饿,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,才真正解决了温饱。那时,孩子们都会唱《小镰刀》:“弯弯小镰刀,是咱好朋友,割下青草满箩筐,饲料多又多,牛羊喂得饱,猪儿肥油油,爱集体、爱劳动,人人有劲头。弯弯小镰刀,是咱好朋友,割下麦子堆成山,心里乐悠悠,咱们农村好,年年夺丰收,建起高楼一幢幢,人人有劲头。”

陈叔拿起一把小镰刀,递给我,让我看。我猜想,这把小镰刀,可能原来也是把大镰刀,许是用用、磨磨,越用越磨越小,最后变成了这把小镰刀。是的!是的!陈叔说,他爷爷奶奶躲黄水逃荒回来的时候,黄村周围的黄水虽然已经退去,但田野低洼处还是坑坑洼洼,遍地稀泥汤,人畜不能行走,踩上去就会陷进深渊,难以自拔。而在田野的高岗处,到处都长满了树毛子、三春柳、白蜡条,以及茅草、蒲草、芦苇。爷爷奶奶就是用这把镰刀砍树毛子、砍三春柳、砍白蜡条,就是用这把镰刀割茅草、割蒲草、割芦苇。爷爷奶奶就是用这些东西搭窝棚、搭瓜庵、搭地窝子,以便憩身;就是用这些东西烧火、御寒、取暖、做饭,以便度日;就是用这些东西编筐、窝篓、织箔、织席,以便自用或换钱。忙啊!累啊!苦啊!爷爷奶奶和全村人一起,白天黑夜不歇不停地开荒种地。当然,这把镰刀是天天用、天天磨、天天小,它为爷爷奶奶的活命慷慨地献出了高大而壮实的身躯。爷爷奶奶不舍得扔掉它,爹娘不舍得扔掉它,当然,陈叔也不舍得扔掉它,想着天天看到它。看到它,就想起了国民党军

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的罪行;看到它,就想起了父老乡亲饿死在逃荒路上的悲惨;看到它,就想起了当年开荒种地的艰苦、艰辛和艰难。

陈叔说,这一把是咱村李铁匠打的镰刀,个头大、钢火硬,稍微一磨,就刀刃锋利,由于保护得好,连用了十来年,直到没有钢火了,才退下来歇息。陈叔说着,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。我接过这把好似一弯残月的镰刀,轻轻地擦了擦木把,又认真地握了握木把,仍然能感受到木把的细腻和光滑,仍然能体悟到陈叔流淌的热汗的温度。当然,我知道,镰刀最大的用武之地是麦收时节。听,杜鹃鸟在叫;“老头老婆,割麦割麦。”“麦罢垛垛,凉面条浇醋。”听,吃杯茶在叫;“吃杯茶吃杯茶,吃杯茶吃杯茶。”“焦麦炸豆,是农民们最忙的季节。烈日一烘,南风一吹,麦穗就要枯焦。鸟儿都催我们收麦了,怎能不挥镰上阵哩!麦收那十来天,是农民们一年中最忙、最累、最苦也最欢乐的时候,晚上,吃罢剩饭,家家的女人都要忙着蒸馍、烧茶、煮鸡蛋、炒豆豆,户户的男人都要借着月光磨镰刀,“嚓——嚓——嚓——嚓——”这声音响遍全村,甚至把月牙磨落。不是说,磨刀不误砍柴吗?割麦人都要准备几把镰刀,到真的站在麦垄前,就顾不得再磨镰刀了。第二天,鸡未叫,天未亮(大约凌晨三四点钟吧),收麦的男女老少,就要拉着车,带着镰刀、铲子、柔权、掠笆、绳索以及食品,走向麦浪滚滚的田野……

陈叔说,那年,开封市一位知青小东下乡来,住在陈叔家。当时正逢收麦,陈叔让他戴上手套,手把手教他割麦。一个人要把住六块麦,一手揽麦棵,一手握镰刀,顺着地皮用力割,哧啦——哧啦——然后把割下的麦棵摆地上。半天未过,他手上还是打了泡。陈叔就不让他割了。这把镰刀就是小东返城后留下的纪念品。

陈叔说,那天,他正在收麦,土路上过来一个戴草帽的人,跳下自行车就帮助割麦,边割还边问这问那。忙了一上午,他手上、腿上、胳膊上被麦芒和麦茬扎出很多红道道、红点点。这时,又有一位戴草帽、骑自行车的人慌慌赶来,把他叫走了,留下了这把镰刀。后来得知,那位割麦人就是咱县的杜县长。

如今,镰刀与锄、犁、锹一样,从遥远而来,又向遥远而去。陈叔说,再给镰刀擦擦油。②8

品味  
乡愁

